

鹿憶鹿訪談逐字稿

時間：2024年7月28日10:00-12:30

地點：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教師研究二樓

採訪者：葉連鵬(以下簡稱葉)

受訪者：鹿憶鹿(以下簡稱鹿)

整理者：許民樺

· 訪談內容：

葉：鹿老師，我知道你是在大倉出生的，可以先說一下，你對出生地的一個印象嗎？

鹿：出生地對每一個人影響都滿大的，可能一輩子，不管是從事哪一個行業影響都很大。我原來出生大倉，是離島，澎湖人大概都不知道。我問過很多澎湖人，他們不知道大倉在哪裡也沒去過。現在有交通船比較方便，去的人多了。出生一直到離開住了十幾年，小學畢業因為要念國中，爸爸是小學老師，所以就請調到高雄。當時請調去哪裡似乎都比較容易。

葉：所以你的父親是因為你要念書才請調到別的地方？

鹿：對，我們可能是大倉的居民，唯一的或者唯二，爸爸是外省家庭，我媽媽是從出生一直住澎湖，晚年又回去澎湖的。媽媽是土生土長，在跟我爸爸認識之前，都沒有離開過澎湖，頂多對馬公只有菜市場的記憶，因為要去賣魚。大倉對我的影響很大，因為離島連水電都沒，童年啟蒙都是從我爸爸那邊來的。

葉：所以等於是你爸爸到大倉去教書之後，才認識你媽媽？

鹿：我爸爸原來不是去大倉教書，他原來在軍隊。那個時候軍隊，國民政府來的時候，反正很混亂嘛。據我們所知，那段記憶不是很愉快，他講的也不是很清楚，側面知道他的同袍開吉普車，可能吉普車出事他也在車上，就被軍隊撤職，然後流浪去澎湖。他原來沒有工作，所以到澎湖寄住在我舅舅家，這樣跟我媽媽認識。五六十年代，大家經濟

都比較差，有一段時間要去打零工，他到處跑來跑去。我出生的時候，很常時間他根本不在家，後來去唸師專，當了小學老師。

葉：既然沒有工作了，不是為了教書，怎麼會跑到大倉去？

鹿：他有幾個朋友，本來想去打漁。我爸爸，他原來就什麼都不會，不可能打漁。本來以為可以念一點書，好像剛考上大學就進入軍隊，受的教育等於是到高中，大學幾乎沒有讀過。我們家有很多書，我爸爸很喜歡文學跟歷史，也有一些翻譯的世界名著啊。所以我開始認字，就亂七八糟地讀。

葉：這也很難得，因為大倉島上可能大部分都是漁民。

鹿：對，全部都是漁民。

葉：受教育的人也會比較少一點，所以妳們的家庭會比較不一樣一些。

鹿：我媽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，在那種時代，跟我爸好像就是意外的結合。我媽其實覺得女孩子還是應該像一般小孩要下海去抓魚，弄什麼蛤蜊啊，去挖螺啊，多少做一點。我什麼都會做，還去抓過螃蟹、章魚，大概都弄過，也幫忙種地瓜，種花生、高粱，我們家全部都有，所以我幾乎什麼都會弄。實際上應該說，成長背景對一個人不管是創作，或人生其實影響都很大的。《論語》裡面孔子講說什麼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生活是一部大書。

葉：我也跟我的學生講了這一句話。

鹿：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教育，生活實踐要比書本上的更重要。像我很喜歡做菜，對飲食很在意，要在家裡吃飯，然後盡量不外食啊。小孩子都會覺得在家裡吃飯，不管怎麼樣，總是會比較好，童年的食物是一輩子的記憶。我覺得生活實踐對從事文學的創作影響很大。

葉：在澎湖，尤其離島應該是這樣，就是家家都是在家裡吃飯，極少外食。

鹿：很小就很會做。那時候都用灶。因為沒有電，什麼都是用燒柴的情況，比如說前幾天刮颱風，颱風以後，海邊就有很多漂流木或者是山上有很多樹枝，你要燒那個灶。大家都還餵豬，賣了貼補家用。

葉：我們小時候是用牛柴(就是牛糞)，在大倉應該也是？

鹿：因為大倉全部只有一頭牛，所以我覺得不太可能。

葉：這樣更辛苦耶！你們就真的要找漂流木。

鹿：其實也沒有，山上有很多那種樹枝嘛。很多樹枝啊雜草那個曬一曬就可以燒。

葉：因為以前那個時代也沒有瓦斯。所以真的只能依靠這些天然資源。

鹿：一直到我離開澎湖的時候，島上就是都還沒有瓦斯，而且那個時候還沒有電。有一年我們全家去巴黎，我在民宿廚房的爐子上面煮飯，我兒子很驚訝，我就說連灶都用過，這個不是太困難的事情。

葉：大概那時候媽媽也沒有想到說你未來會一直唸書上來。

鹿：我認識幾個在學校裡面的同行，他們說那個時候的父母尤其媽媽，她都會希望你一定要做家事。我媽媽那時候看到我在看小說，都覺得是遊手好閒，偷懶嘛。

葉：我外婆也是，她一直叫我們幫忙做很多事，我說我要讀書了要考試，她就說你就懶惰才說要念書。

鹿：其實那個年代裡面還有一個問題，在澎湖離島，大家都很窮沒有什麼東西吃，連米飯都很少，會吃地瓜然後做成地瓜籤。我媽會很生氣，還有我外婆，她們覺得，女孩子嘛，就更糟糕了，因為妳什麼東西都不會，每天遊手好閒。我小學成績好，外婆跟我媽也會很生氣，覺得我念得比我表哥好是要幹嘛？外婆會講，豬不肥肥到狗身上去。在離島的小學畢業以後，不用說是女生，連男同學也不太可能出去念中學。

葉：像我讀書的時候，大倉是要到我們中正國中念書的。因為我同學裡面就有兩個大倉人。

鹿：那個小學廢校，沒有國中，連小學都廢掉了。

葉：小學也廢掉了？

鹿：小學是十幾年前就廢掉了，我的女兒還回去那裡讀過兩個月。因為那一年我休假，要讓他們去體會一下。我女兒念沒多久就廢校，那時候全校只剩下十個小孩。我念書那個小學已經廢校很久。

葉：那現在這樣住在那裡要讀書就真的不方便。

鹿：就是只有每天搭交通船。

葉：像最近颱風的情況下就會比較麻煩一點。

鹿：我覺得啟蒙或是住的那個環境，對一生的影響是蠻大的。因為住大倉一開門就是大海，你看大海面對人生，對你的看法會有影響。比如說視野上很開闊，我們會看到馬公或是看到西嶼，但是你會覺得那是很遙遠的。雖然是在小島上，但是心情上，會想像外面有一個很開闊的天地，不是只有在閱讀、讀小說可以體會的。我覺得其實台灣只是一個島，但是有一種海洋的文化在裡面，那個也是不太一樣的。

葉：那從澎湖這樣的一個算是偏遠的小島，然後一下子到高雄，那時候應該已經算是都市了，那會不會有不適應的問題？

鹿：其實說這個，在大倉那個時候小學教育是比較特別的。我爸爸是小學老師，我的小學六年都是我爸爸一個人教的。因為大倉那時候在念小學的人，還是比較多的。高年級上下午都要上課，低年級跟中年級上半天，權宜之計就是我爸爸在高年級寫功課的時候，他就上中年級或低年級的課。只有兩個教室，這個教室今天上午中年級，下午就是低年級，印象裡面就都是中年級跟低年級各上半天而已，沒有辦法，因為全校只有他一個老師。剛開始大倉是中屯國小的分校，分校只有一個老師，我六年都是我爸爸教的。因為從澎湖到高雄讀國中，同學都已經在暑假去補習了，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月考，有一個題目要寫五個母音，我完全不知道有哪五個母音，其實剛開始只有英文不太適應。葉老師可能大概知道創作的人，會有一個態度，在創作中我即使有某一些部分、科目很差，可是因為在創作上好像建構一個天地，根本就不太怎麼去管別人。在高雄念國中以後，我幾乎沒有什麼適應上的困難。好像一上國中，我突然會被學校抓去參加語文比賽得獎，即使你的英文或是化學可能念的比較差，但是因為你有一個科目比較好，連我們物理化學老師都會覺得我週記寫得很好。後來考上高雄女中，也沒有什麼適應上的困難。葉老師大概知道早先高中很少，我就覺得自己莫名奇妙考上高雄女中。家裏從澎湖搬到高雄的鄉下，進大樹國中，那個時候小孩很多，每班都有六十個人，一個年級十六班。

葉：印象中，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。

鹿：大樹國中在九曲堂，算是離高雄中心比較近。每年考上高雄女中學校都會發榜單，我到現在還有鋼筆，是大樹鄉鄉長送的鋼筆，因為每年考上的都是個位數，還記得我們那一屆好像只有兩個人考上雄中，考上高雄女中有九個。

葉：那時候應該也有能力分班？

鹿：有能力分班。我爸爸雖然在小學教書，可是他幾乎都搞不清楚，都不知道我國中畢業以後要念哪裡，所以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跟他一樣去念師專。我沒考上師專，我爸爸好傷心。我們東吳大學城中校區法商學院那邊原來是台北女師專，現在是市立教育大學。我爸爸一直要我去念女師專，他覺得全台灣最好的就是女師專，那時候覺得女孩子去小學教書真的很棒。我爸爸特別帶我從高雄的鄉下到台北考女師專，從總統府經過，他說如果你念女師專，每年都可以來看閱兵大典。我在東吳大學教書以後，每次去我們學校的城中校區開會或辦事，從總統府經過，就會想到我爸跟我講的話。我爸說一定要認真考，考上的時候每年都可以來看閱兵大典，他沒有那種要去念大學的概念，連高雄女中他都不知道。我國中的成績也沒有太好，反正就是莫名奇妙，我考上高雄女中，連那個老師也很驚訝。我爸爸沒有很高興，因為女師專落榜了，他覺得這下以後怎麼辦？

葉：可是他不是有念大學？照理講他那個...

鹿：他考了大學從未去讀過。那時候生活整個很混亂，他其實有很多搞不清楚，然後再加上...

葉：後來又在澎湖生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資訊也比較封閉吧？

鹿：對，之前很封閉啊，他已經都搞不清楚。因為我是女孩，他大概就覺得如果能夠跟他一樣，在小學教書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就很好啊。對他來講，可能那個比較有安全感。

葉：所以後來繞一繞，繞回來還是在教育這個體系，他應該也很開心了吧？

鹿：我爸爸其實最開心的。我妹妹也念高雄女中，她讀理科，物理化學那些很棒，後來考上台大。我爸爸覺得物理化學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文學就是最好的。我爸爸去世的時候，我才發現我的東西，國中到高中，在一些什麼刊物或報紙上，我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，他都把它收得很整齊。

葉：所以你是在中學就開始進行創作？

鹿：對，我在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參加，那時候好像有那種什麼高縣青年啊。我記得常常有那種語文比賽，會有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啊或是幹嘛的。讀高雄女中的時候也會投稿，其實我們那時候都很窮，沒有零用錢啊，有一點稿費。我媽沒有工作，搬來高雄，再加上有一個妹妹生病去世，全家都很難過，我爸爸可能受了打擊很大，所以他對我要考高中，好像有一點不太關心。因為那時候物質上條件很差，突然發現稿費幾十塊是很多錢。印象裡面我在國中的時候，拿那個稿費去做了一件裙子。那件裙子的印象很深刻，因為是自己賺到的錢，而且感覺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賺到那個錢。覺得像現在年輕的學生參加文學獎一樣。讀大學的時候比較有動力投稿，跟稿費也有關係。何況家裡給你的錢都是固定那一點，生活費用光了，很想買書。買書是個無底洞，你沒有稿費就沒有辦法買書，所以在大學的時候，會積極去投稿想藉由這個賺稿費。

葉：所以聽起來一開始的寫作，有一大部分是覺得為了賺稿費嗎？那你到什麼時候才有意識覺得說我要當一個作家？

鹿：我覺得其實當作家也沒有所謂意識的問題。大學以後會比較常去投稿，因為你東西看得多了，在閱讀的過程裡，慢慢會發現自己有很多想要說的話。我大學的時候，東吳第一次辦雙溪文學獎，我寫的散文，就是寫澎湖、寫大倉的。稿費是其次的。另外一個是從澎湖到高雄，然後再到台北，自己生活的環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跟衝擊，偶爾回去澎湖的時候，會覺得變化很大。我記得誰說的，沒有一個地方比故鄉更像異鄉。你會發現，腦海裡面建構一個故鄉的樣子，到後來變得都不太一樣。這個還包括離開的時候，這個阿姨本來很年輕，可能是三十歲，你回去的時候突然她已經死掉了，或者是她已經很老了。對一個在創作的人可能會有許多想要說的話，就是對生活、生命或者是整個社會，你會有想要說的話。想要說話，是一個人創作最大的誘因。

葉：而妳又有能力寫。

鹿：有時候書寫是說給別人看，可能需要有讀者。有時候書寫，可能是跟自己的一個對話方式，很多人的寫作可能是這樣。

葉：剛到高雄的時候會想念在澎湖的生活嗎？還是覺得我到一個比較進步，或者是比較大的一個地方。

鹿：坦白說，我也不會覺得那時候高雄就比較進步而澎湖怎麼樣。我好像比較在意，自己內心或是自己情緒。我去世的妹妹，在她生病時，就一直好想回去澎湖。那時候我很不能理解，她一直很想回去澎湖，我媽媽大概也一直很想回去澎湖。可是我從很小就對外在環境很適應，很喜歡去新的城市。去日本客座過幾個月，只要換一個新的環境，我就很好奇，會一直不停的去走路，很想去看看她的菜市場啊。國外博物館有時候當然會去看一下，可是不會把很多時間花在那邊，我反而很喜歡看人，去菜市場。

葉：就是去看當地真正的文化。

鹿：對，那個是很庶民的，比如說去英國或去巴黎，我就會去看一個個菜市場。看菜市場，會看到有一些老太太去買菜啊，或是看他們蔬菜擺的方式。當然裡面也有一些澎湖對我的影響，只要看到人家賣魚就覺得好親切。兩三個禮拜前去福州，有一天專門去看菜市場，恍惚間感覺好像是在澎湖。都在賣那個厚殼仔、黑殼仔、螺，還有那邊連絲瓜都跟澎湖長一樣，我們就一直覺得澎湖的絲瓜比較好吃。福州賣的也一樣，有很多的螺仔、殼仔都跟澎湖的一樣，所以我很喜歡去看市場。念高雄女中，我就很喜歡從高雄女中走到火車站，因為要搭火車回九曲堂，我們家住大樹那邊。走路的過程特別容易有靈感想要寫東西，突然看到一個老人或是一個小孩，好像會有一幅圖畫一個素描浮現出來，換一個城市，突然有一個重新書寫的題材出現，不是風景而是人物，而人物是不太一樣的。在德國搭與在巴黎搭地鐵不太一樣，你在巴黎搭地鐵，你就會發現說你一上地鐵，你就感覺地鐵那個真的是巴黎的人，不是德國。在日本，會發現公車上面，每個人跟台灣是不太一樣的。

葉：這就是觀察，作家的那個敏銳的觀察力。我覺得你就具有這種特質。

鹿：在一個城市，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，或者是不同的民族性，只要換一個城市，對我來講，很開心。到高雄覺得跟澎湖不一樣，來台北跟高雄不一樣。我在台北，是人生裡面最久的。所以我常常開玩笑，退休以後再也不要住在台北，因為台北太熟了，沒有新鮮感。你都會知道你出去的時候，東吳大學左邊可能有一家賣飲料的，然後那邊賣麵包或者有個早餐店。

葉：那你滿適合旅行，然後到各方去體驗生活。

鹿：對，我是很喜歡旅行。但是這幾年開始，變得很喜歡回去澎湖。覺得澎湖好像已經變成跟我想像的澎湖不太一樣，變成一個新的城市。現在回去澎湖會發現，以前有這家店那家店，現在不是這樣。或者是回大倉，發現都已經物是人非了。

葉：所以親戚也都離開了嗎？

鹿：大倉現在的村長是我表哥。一直以為大倉是日據時代日本人取的名，後來發現康熙府志就寫到大倉。藏在東京的國立公文圖館的資料就有大倉嶼，連西嶼、吉貝、花嶼、將軍全部都有。還有東吉、西吉全都在這張圖裡面。

葉：就像是有時候我們看到某個資料，如果說有出現澎湖，眼睛就特別一亮。

鹿：而且這個特別的一點是不只澎湖而已還有大倉，大倉的上面還有個小倉。

葉：小倉島倒是我們現在沒有聽過。

鹿：也有姑婆嶼，這個命名很早以前就已經存在了，那個中屯原來是寫一個火字邊那個墩。還有一個香爐嶼，這個我很少聽過。

葉：香爐嶼在那個湖西鄉外海，屬於現在的「東海」。

鹿：現在有人住嗎？

葉：香爐嶼沒有，是無人島。

鹿：喔！大概是無人島，所以我好像從來沒聽過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圖還滿有趣的。

葉：有時候我們會看一些老地圖、資料，就會發現某些有趣的事情，那個感覺就是比如說我是烏崁人，那我在日治時期的作家的詩，裡面看到烏崁，我嚇一跳，說我們烏崁怎麼也可能有這樣，人家會去注意到，就是那種感覺滿特別的。

鹿：烏崁可能還比較大一點，比大倉還大。

葉：我們是算本島內的，可是我小時候成長，就覺得那個地方並沒有特別出名，可是我後來去查資料才知道，其實日治時期他算是一個不錯的風景區，只是因為後來我們的沙都被載去蓋機場，所以整個好像就變成不是觀光客會去的地方，後來就看到那個日治時期的一個老詩人還提到了小八景，我就好訝異，而且也覺得很感動的感覺。

鹿：所以葉老師高中的時候也在澎湖念書？

葉：對，我是念完高中才出來。

鹿：葉老師在澎湖待的時間比較長。

葉：對，但是我現在在台灣的時間其實也超過了我在澎湖的時間了。

鹿：有一些老師是因為全家搬來高雄或台南，澎湖已沒有什麼親戚，所以很少回去。我舅舅他們一直都在，有兩個表哥住澎湖。

葉：我的家人都還在澎湖。

鹿：家人都還在的話，就比較會回去，他們還常常給我寄東西，他們會覺得台北的東西比較不好吃，而且我們也的確會覺得花枝丸什麼的，澎湖的一定比較好吃。

葉：但是真的在地吃還是有差，就是說如果寄來就還是有新鮮度不同啊。

鹿：因為是新鮮的馬上就寄了，而且現在店到店好方便，所以還滿好的。

葉：那表示你跟你母親家裡這邊的人也算是還滿有接觸的，他們才會一直寄東西。

鹿：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在外婆家吃飯啊

葉：因為你爸爸大概也是孤身一人。

鹿：他就只有一個嘛，所以我們的親戚幾乎都是我媽媽的。我有四個舅舅，是很大的家庭，每個舅舅都有好幾個小孩，光大舅就有六個兒子。

葉：那這樣太好了，就是說你還是有常回去，老師以後退休之後，歡迎回澎湖去長期居住，再為我們澎湖寫一點東西。

鹿：去澎湖很方便，大概比去任何一個城市都方便，到松山機場只要二十分鐘而已啊。剛剛在談說啟蒙的教育，澎湖因為是離島沒有任何娛樂，很封閉，小時候看什麼東西都會對你影響很大。因為沒有其他娛樂，沒有電，沒有電視，什麼都沒有，除了看書就沒別的事。我爸從大陸來，我是他第一個小孩，他保護得很周到，很擔心我跟著小孩子去玩，不會游泳在海裡淹死了，所以他一直不准我去游泳。小孩子都會游泳，就只有我不會，我一直被表哥笑，澎湖人不會游泳，簡直太丟臉了。

葉：其實老師講到這個我自己也是，因為我媽媽雖然是澎湖當地人，但是她也很怕說會出事，這種想法導致我們都不能去，就沒有學會游泳，我也是被人家笑說不會游泳的澎湖人。

鹿：帶我兒子跟女兒回去澎湖，我表哥說哪有澎湖人不會游泳，把他丟到海裡面去就會游了。他說他兒子不會游，把他丟到海裡面，就自己游上來了。我嚇死了，表哥帶我兒子女兒去潛水啊。每個環境，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。小孩的適應力很強，父母不用管他，就到海裡面去，我們島上所有的女生全部都會潛水，從碼頭撲通跳下去。考上高中就不得不去學，我們那個時候留級很嚴重，如果不會游泳，體育課就不及格，體育課不及格就要留級，高一不能升高二，高二不能升高三，所以考上女中的時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暑假趕快去學游泳，我們那時候規定很嚴格。

葉：可能高雄也算是一個海洋城市，所以他可能比較重視，我的意思是說體育課，也不一定是游泳啊？

鹿：好像有好幾個，前面的學校都有游泳課。

葉：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沒有游泳課。

鹿：馬公高中的游泳課可能沒有吸引力。

葉：我那個時期馬公高中沒有，但那個澎水是有游泳課的，他們是職業學校，從事那相關的工作可能需要。

鹿：我記得雄中好像也是都要，我們那時候很嚴格，而且游泳課沒有過，體育就不及格，連體育不及格也會留級，所以考上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去游泳。

葉：那鹿老師，就是說你一開始出書是寫小說，那後來基本主要還是以散文為主？

鹿：每個人寫作，與個人的生命際遇有很大關係。剛上大學時沒有想到自己會繼續念研究所。大一時，我常常在系主任的課堂上問問題，他就叫我考研究所。曾永義老師在東吳兼課，我選了曾老師的課，後來我考了研究所，他是指導教授，碩士論文寫完，曾老師叫我繼續讀博士。實際上你走上學術或研究，好像是陰錯陽差。讀大學時最希望創作，而不是做研究。因為博士論文的資料都在中央研究院，整理的不是很順利，發現自己有一個瓶頸，沒什麼太大興趣，很想放棄。王孝廉老師，剛好從日本來東吳客座，老師很希望我寫相關神話的論文。可是我不能換指導教授，太可怕了，很大不敬。因為王老師

跟曾老師有私交，後來，我的博士論文就是他們兩個老師一起掛名。因為王孝廉老師很早以前在時報出版散文也寫過小說，甚至很年輕的時候還寫過詩，他是在彰化中學、東海畢業以後，到日本廣島大學拿博士學位，應該說他自己也有一個創作過程，我就那時候跟王老師說，在念博士學位，一直覺得自己還滿痛苦的，因為很久沒有創作，就會覺得又到一個瓶頸，寫論文跟寫作不一樣啊。因為寫論文就要一大堆的資料，有很多限制。剛開始的博士論文寫得很不順利，王老師說還是去寫散文好了，他覺得我的博士論文寫成那樣，還要寫什麼論文？這幾年，其實創作比較少，應該超過十年了，創作比較少的一個原因，就是因為寫論文的時間很長。我剛剛說陰錯陽差，因為剛好有一些研究計畫要做，申請順利過了，只好一直做，所以大概十幾年就一直寫論文。這幾年做的計畫都跟《山海經》有關，它是一本比較特別的書，裡面有很多什麼神怪、異獸、異人，還有那個魚啊鳥啊，都是很奇特。我打算《山海經》研究告一段落，要再回來創作。《山海經》，是創作裡面一個很大的養分，我自己覺得是個很奇特的想像空間，很像我們現在的妖怪或是異世界，像宮崎駿的創作裡面其實有很多都是跟神話有關的，他是異界或他界的一種想像。我為什麼研究神話或《山海經》，應該說它也很像另一種創作。過一段時間，當我不再做研究計畫、寫論文的時候會回來，把這個當成創作的素材。

葉：這樣聽起來，你一開始對文學創作的興趣是高於學術研究，然後做了學術研究之後，選擇的路，反而也是覺得這個跟文學有關，那聽起來就是你還是更喜歡文學多一些。

鹿：對，我有想過自己要寫的東西裡面，不管是古典或是現代，裡面有很多東西我沒有辦法去做什麼考據啊。去做什麼文字學、經學那些領域，就是說它這個東西裡面還是跟文學有很大的關係，而且我自己的想法是，這個會對我還要再創作有幫助。像我剛剛就提到我老師王孝廉先生，他的兒子東山彰良。東山彰良本來是念經濟系，我就覺得說一個人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，他們父子原本很疏離，就是因為創作，有一個自我對話，另一個是很多的情感救贖跟和解。葉老師剛剛說有沒有適應上面的困難，我覺得在幾十年的人生裡面很少出現，因為很容易在某個點上你會回到文學的天地，或自己建構的城堡裡面。不管是閱讀或是書寫，在裡面，可以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。我很少會受外在的影響，其實很多學文學的人會情緒上、身心上出問題，而我即使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，都睡得滿好的。自我書寫的過程裡面就會得到療癒，根本不用去看雞湯的書，不管碰到什麼事情，都可以自我拯救。

葉：我們很期待老師再繼續回到文學創作的行列當中，然後更希望說老師有機會多書寫一些澎湖。

鹿：我自己覺得時間點應該不會太久，因為快要退休了。神話上面有一種回歸，就是說會有一種圓，走一走，一定會回到你原初出發的點。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，你不是一去不回頭，而是回歸。

葉：就像澎湖綠蠵龜，綠蠵龜就是出生了，繞了一圈之後，他就會回到那個你出生的沙灘上面，所以我覺得這個跟人，或者是我們澎湖人，繞一圈之後，回到我們自己的故鄉，再去做一些什麼樣的發展，我覺得也滿像的。

鹿：說到這個其實還有一個情況，因為我先生學建築。他前些年就一直很想去澎湖蓋房子，他覺得沒有一個地方比澎湖更適合蓋房子，因為是一個島，可以蓋很有特色的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樣的房子。

葉：好的，那今天謝謝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。